

池田大作

新
人間革命

第十八卷

池田大作

新
人間革命

第十八卷

I313.45
C805



內頁插圖：內田健一郎

封面繪圖：蘇東天

Original copyrights by Daisaku Iked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oka Gakkai, 2008

Chinese orthodox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osmos Books Ltd., 2008

書名：新・人間革命（第十八卷）

著者：池田大作

譯權：創價學會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

電話：25283671 傳真：2865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0708 傳真：28611541

九龍尖沙嘴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8699 傳真：23671812

印刷：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B座24樓B4室

電話：2561 6148 傳真：2565 7699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版次：2008年11月香港第一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8-211-984-0

目錄

師子吼

1

師恩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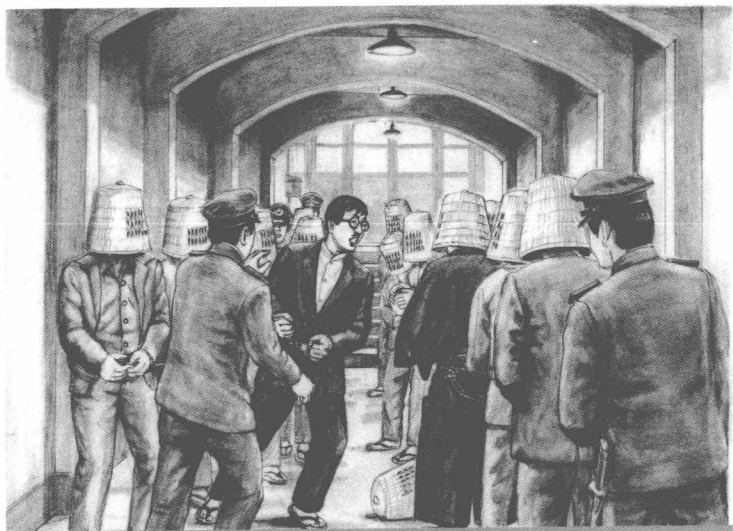
前進

139

飛躍

203

師子吼



有原點的人是堅強的。

不要忘记原點。

不忘記原點，就不會在應該勇往直前的信念軌道上迷失方向。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

吱吱作響，監獄的鐵門打開了，走出來一位眼戴圓框眼鏡、身穿單衣和服的男子。

他面容憔悴，但目光炯炯。等候着他的婦女跑過去，一身田間裝束，是他的妻子……。

這就是被軍部政府逮捕的戶田城聖出獄的情景。歷史的瞬間，刻下了創價學會新生的原點。

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下午，在東京世田谷區東寶映畫的試映室裏，山本伸一凝神注視着銀幕。他的小說《人間革命》改編為電影，拍攝完畢後舉行試映會。

伸一用法悟空的筆名在《聖教新聞》上連載《人間革命》，描述了戶田城聖期盼人類幸福與和平、獨自一人為廣宣流布而奮起的人生歷程。

這部作品計劃寫十多卷，此時第八卷已經連載完畢，八月一日將出版單行本。

改編成電影，能使恩師的正義和偉業在社會上廣為人知，伸一為之高興，感慨甚深。

但另一方面，自己的拙作變成了電影，也覺得難為情。

把小說《人間革命》改編為電影的建議是六、七年前提出來的。

東寶映畫的著名製片人田中友幸提出改拍電影的意向。

田中以製作黑澤明導演的名作《保鏢》、《紅鬃子》及特技電影《怪獸哥斯拉》等聞名於世。他讀了《人間革命》單行本一、二卷，對佛法的師弟關係大為感動。進而了解到創價學會有別於既成的宗教團體，具有獨特的進步思想，因此而驚歎不已，大概這也是顛覆他本身宗教觀的新發現。

這麼多的人，而且很多都是青年，聚集到創價學會，團結在一個共同的信念之下，歡歡喜喜地開展活動，田中友幸對此極為關注。

他在小說《人間革命》中找到了答案。進而對佛法的生命論和戶田城聖的哲學也深感興趣。

伸一十分清楚田中友幸拍過怎樣的作品，對他的製片能力很欣賞。不過，對於把《人間革命》改編成電影還是很躊躇。

撰寫《人間革命》這部小說的目的是要把恩師戶田城聖的真實事蹟流傳後世，並通過創價學會的歷史來傳播日蓮佛法的哲理。他擔心會脫離這一主題，變成商業電影。

伸一第一次見到田中是一九七〇年大阪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時候。八月，伸一參觀博覽會的三菱未來館，為他引導的是該館的總監田中。

參觀之後，伸一在貴賓室和田中暢談。

伸一談到對田中電影的印象，田中熱情洋溢地說出他讀了小說《人間革命》後多麼感動。二人談得很投契，約定在東京再聚。

當年十一月，伸一在東京的聖教新聞社會見田中。田中當面提出了想把小說《人間革命》改編成電影的強烈請求。

伸一考慮了一個多星期，認為田中應該能拍理解原作真意的電影，就同意了。

這個結論立即傳達到田中那裏。聽說田中表示感謝時連聲音都顫抖，眼睛蒙上了一層淚水。

邁出了改編電影的第一步。

學會隨即也派出副會長秋月英介、廣報室長山道尚彌等人，一起組成《人間革命》攝製委員會。

攝製電影《人間革命》的第一個問題是找誰寫劇本。

田中考慮的人選是橋本忍。

橋本是編劇家，曾獲得藍帶獎的編劇獎，為黑澤明導演的《羅生門》、《留芳頌》、《七武士》、《沒有季節的小墟》等寫過劇本。

田中跟橋本多次合作，意氣相投，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橋本在描寫人的內心世界上筆力千鈞。

但橋本沒有立即答應。他要研究一下小說《人間革命》以及創價學會、佛法等，然後再作結論。

橋本的研究很徹底。先是一邊做筆記一邊讀《人間革命》，反覆讀了不知多少遍。進而收集有關學會歷史和佛法法理的出版物等，仔細閱讀。他還找學會員詢問。

翌年，一九七一年一月中旬，橋本來到田中家。他理不出頭緒。

「真難啊！還搞不清拿甚麼做題材好。要是弄成了講解佛理的電影，那就太死板了……」
二人一直談到深夜兩點。

和橋本談完之後過了一個多小時，田中發燒，感到胸口疼痛，是急性胸膜炎。
此後住了兩個月醫院。

田中在病床上也一直思考《人間革命》電影的攝製問題。

二月上旬，橋本來醫院探望，對田中說：

「看來還行。我想用這部電影探求『心』的問題，希望能向今天身處黑暗中的日本提示點甚麼。」

不過，寫劇本大概相當花時間。」

田中眼睛發亮。

「哦，可以嗎？謝謝！」

對於臥病中的田中來說，這是勝過一切的活力泉源。

寫劇本需要收集詳細的資料。例如戶田開辦的私塾「時習學館」或者在西神田當作學會本部的出版社「日本正學館」，不僅建築物的外觀，還細緻考究到房間的佈局，不了解就寫不出以這些地方為舞台的劇本。

如何收集這些資料很重要，這是編寫劇本的關鍵。

學會本部指派廣報室涉外部長鈴木琢造等人負責。鈴木是二十八歲的青年，畢業於東北大學。他當初很怕負責公關涉外的的工作。原因是小學低年級時患過小兒結核，由於藥物的副作用，耳朵有點背。再加上本身是宮城縣人，有東北口音。

當本部職員一年左右，被分配到公關崗位。鈴木為難了。

因為聽不清楚，一和人說話時就感到很緊張。特別是打電話，看不見對方的表情，更覺得可怕。對方一口氣說下去就不能理解了。

鈴木張口結舌，有時前輩看不下去，就替他接電話。天天失敗，以致電話鈴一響就嚇得縮成一團。他想回老家仙台。每天早晨上班都痛苦不堪。

在這種狀態中咬緊牙關參加學會活動，和很多前輩、夥伴接觸，他認識到一點——誰都有困難和苦惱，沒有人沒有煩惱。大家拚命努力去克服，忍住眼淚去挑戰。這就是生活，就是人生。不努力就不會成長。信心不就是为了向自己挑戰的嗎？

鈴木的挑戰開始了。

他主動見人，電話也搶着接，全神貫注地聽。過了半年、一年，打電話也不成問題了。很多人對鈴木專心聽人講話的認真勁兒抱有好感。

認識到自己的短處和缺點，努力要把它克服時，這些短處和缺點就變成自己新的長處而閃光。這就是信心的力量。

鈴本時刻注意誠懇地待人接物。

「公關就是心的交流，真誠是打開心扉的力量。」這是他向山本伸一學來的公關工作要諦。為電影《人間革命》提供資料，他也抱着最大的誠意。

編劇家橋本提出要「時習學館」的資料，鈴本就去聖教新聞社等有關方面尋找圖片，還找來跟「時習學館」有關係的人進行查詢，重現了房間的佈局等。

西神田過去的學會本部也去了。房子已經易手，變成了蕎麥麵館，但基本結構沒有改變。

他懇求人家讓他進去看看，勾畫出原貌。

這些幕後勞苦，山本伸一始終看在眼里。

橋本自一九七一年四月動筆寫劇本。

這時候決定電影由《人間革命》攝製委員會籌劃，由田中友幸任社長的東寶映畫和拍過很多學會記錄片的信濃企劃公司共同攝製。

七月下旬，劇本第一稿完成，攝製委員會反覆討論。

確實生動地表現了創價學會貫徹的師弟精神，但佛法法理方面的解釋等，還有不少地方要重新考慮。

橋本再一次向劇本挑戰。他冥思苦想，不辭辛勞地從頭改寫，要拿出向社會提示新價值觀、走在時代先端的作品。

通過電影《人間革命》來探究人的「心」，予以表現，給混亂的現代社會發出照亮黑暗的光芒——橋本就是抱着這個念頭來接受編寫劇本工作的。

而且，閱讀演講集等材料，他對山本伸一關於創造新文明、新文化的道路強調人類自律、控制自己慾望的觀點，產生強烈的共鳴。

他進而堅信，答案就在「十界論」。

「十界論」闡說這一法理：一切眾生都具備從地獄、餓鬼、畜生到菩薩、佛的十種生命作用，湧現佛生命就能把苦惱、慾望、怒氣轉變為人性的至高力量。

怎樣描繪這十界呢？尤其是怎樣理解、表現佛界呢？他深感煩惱。

聽學會教學部領導人的講解，熟讀有關佛法法理的著作。

正像橋本自己所預感的那樣，劇本遲遲未有進展。

由於一直用一種姿勢伏案，橋本的脊椎舊患惡化了，必須套上矯正服，忍着疼痛執筆。聽說動手術就能好，但要臥床一年半。橋本認為未完成劇本不能動手術。

他每天在呻吟中執筆。苦惱的結果下產生了《人間革命》這部優秀電影。

達·芬奇有一句格言：「對於一個人的褒貶，由這個人有沒有幹到底的力量來決定。」

翌年，一九七二年二月，伸一宴請田中友幸和橋本忍。二人拚命編寫、製作《人間革命》電影，伸一要表達對他們感謝之情。

劇本重新寫出來是在這一年的八月。包括研究期間，電影製作需時一年零八個月。

據說橋本以前劇本最長時間寫了九個月，這次卻用了一倍有多工夫。

電影《人間革命》已決定由舛田利雄執導。劇本一完成就開始挑選演員。

第二年（一九七三年）二月十日在東寶攝影廠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開始攝製。

關於攝製意圖，東寶映畫社長及影片製片人田中友幸這樣說：

「現代的精神支柱，我認為已經到了撇開信奉佛法的創價學會就無從談起的階段。闡明這一點，要從小說《人間革命》中尋求線索。」

該書指出了現代人欠缺了甚麼，應該搬上銀幕讓整個社會都知道。」

負責劇本的橋本忍明快地介紹了電影的主題：

「寫劇本的動機是覺得小說《人間革命》中的『十界論』為人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啟示。

特別是主人公戶田城聖悟達『甚麼是佛』、『甚麼是生命』，是這個故事的關鍵，極富戲劇性。」

關於劇本，他露出微笑說：「我充滿自信。」

導演舛田利雄談到自己的抱負：

「我認為，重新思索給日本人帶來巨大影響的佛法，對於活在現代的人來說很重要。

不局限於一宗一派，只要能多少也明白『這就是佛法』、『這就是真正的人性』，這部片子就大功告成了。」

每個人的發言都充滿向佛法、向《人間革命》這部電影大主題挑戰的鬥志。

愛默生有一句名言：「從未聽說心中不燃燒而能成就偉大事業的先例。」

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翌日，二月十一日，是戶田城聖七十三週年誕辰。

這一天的《聖教新聞》第二版刊出了「小說《人間革命》改編成電影」的標題，詳細報道了記者招待會上的情況。

學會員看了《聖教新聞》，大為驚訝，歡喜不已。

大家拿着報紙交談：

「《人間革命》終於拍電影了！以戶田先生為主人公的電影要公開放映了！」

「太好了，這部影片能讓很多人了解牧口先生、戶田先生，重新認識創價學會。」

「《人間革命》拍成電影一定很感人。不知會拍成怎樣呢？真想趕快看到！」

大家興奮地期待着。

攝製順利進行。

不單在東寶攝影廠，還到日蓮大聖人的流放地佐渡、御殿場等地拍攝。

除了鈴木琢造，本部廣報室還派出年輕職員，協助解決任何問題。

他們為電影攝製做出了很大貢獻。

指導扮演戶田城聖等演員拿唸珠的方法、合掌時雙手的位置，並示範勤行及讀御書的方法。

演員提出各種問題。

還有人問：「學會員有多少人？」

回答：「很早以前就超過了七百五十萬戶」，另一位演員又驚訝地問：「為甚麼創價學會能有如此的發展呢？」

使如此之多的民眾獲得新生，當知道了這一事實，對學會刮目相看，產生興趣，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

提問接二連三，拍攝現場常常像開座談會一樣。

宣佈攝製電影之後過了兩個多月，四月二十五日，山本伸一來到在東京江戶川區搭建的外景場地看望。

製片人田中友幸等人邀請他到拍攝現場參觀。

伸一也想向演員和工作人員誠心誠意道謝，表示慰問。

外景場地在舊江戶川河口附近，是填海造地，野草莽莽。

伸一來到外景場地，東寶有限公司的松岡辰郎社長以及田中友幸、導演舛田利雄等笑臉相迎。

這裏搭建了被戰火化為焦土的東京街景。

煙熏火燎的電線杆、煙囪，堆積如山的瓦礫，黑煙繚繞……。

這一天要拍攝的場面是戶田城聖出獄，和妻子幾枝站在時習學館的廢墟上。

伸一向四周看了一會兒。

佈景規模龐大。

焦黑的柱子，坍塌的瓦屋頂，火燒剩下的水塔孤零零地豎立，如實再現了戰禍的焦土。

他對田中講述了自己的感想：

「啊，做得很好，簡直像回到了廢墟時代。」

他回想着獨自在這片焦土上為廣宣流布挺立的戶田城聖，參觀了佈景，不斷跟扮演孩子的演員和臨時演員打招呼。

聽說一位臨時演員八十四歲了，伸一親切詢問家庭等情況，鼓勵說：

「您這麼努力，就足以打動人心，叫人感動。請多多保重，長命百歲。」

電影是集體作業。明星在銀幕上耀人眼目，背後有數之不盡的工作人員在支撐。

伸一要慰問那些幕後人員，表示感謝。

田中介紹了扮演戶田的男演員和飾演戶田妻子的女演員。

伸一一看見男演員的臉，便說：「哎呀！可真是戶田先生！您早。」鞠躬行禮。

荒涼的外景場地笑聲一片，工作人員之間瀰漫着暖洋洋的氣氛。

「那就跟戶田先生開座談會吧！」

伸一說着，和兩位演員圍着角落裏擺放的一張桌子坐下來暢談。

伸一給扮演戶田和妻子的兩位演員講述戶田的事蹟，供他們參考。

「我十九歲師事戶田先生，他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教育家，還是經營幾家公司的實業家。戶田先生衷心尊敬、仰慕、追隨的是地理學家、大教育家、第一代會長牧口先生。」

在監獄裏戶田先生也一個勁兒地祈願：由他一個人擔承罪名，好讓牧口先生早日回家。」其他演員和工作人員也悄悄地圍攏過來，熱心傾聽。

「可是，牧口先生死在獄中。這個死訊沒有即時告訴戶田先生，五十多天以後他才知道。戶田先生說，他懊惱悲傷，一輩子沒流過那麼多的眼淚。」

先生出獄，在就像這個外景場地一樣燒成一片灰燼的東京，繼承先師的遺志，為人類和平與幸福毅然奮起。

就是他一個人，着手重建學會，到他去世為止，不足十三年，締造了擁有七十五萬戶會員的創價學會。

那是難以言表的壯烈戰鬥。先生在廢墟上的決心也就是戰後創價學會發展的原點。」

男主角問：「戶田先生的人品怎樣？」

伸一用力點點頭，說：

「他豪放磊落，可真的非常有人格魅力。即使在生死關頭，也總是泰然自若。」

另一方面，豪放磊落之中又不忘對人體貼入微。

無限慈愛地接觸會員，甚至為會員的苦惱而悄然流淚。」